

| | |
|--|--|
| 參賽類別 |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小說組 <input type="checkbox"/> 散文組 <input type="checkbox"/> 新詩組 <input type="checkbox"/> 台語散文組 |
| 作品名稱 | 蟻 |
| <p>那一晚，本來是因為腸胃炎住院的母親突然看見了無數的螞蟻打算鑽進她的耳朵裡。向來害怕蟲子的母親在半夜開始歇斯底里的尖叫，聽見母親尖叫的護理師們趕緊衝進病房，然後看見母親反覆在病床上來回翻動，一直喊著耳朵有蟲、耳朵有蟲！母親在病床上掙扎之餘，亦開始撓抓自己的耳朵，幾乎要把自己給弄出傷口。</p> <p>因為母親當天的情況太糟，醫療人員還為她注射了鎮定劑，那之後母親就斷斷續續地發作著，夜深人靜的半夜，母親也許會突然醒來，只是轉頭想要喝一杯水，或是起身需要去上廁所的時候，就發現地板、桌子、床甚至天花板都是蟲，集中著要往她的方向爬，據她所言，甚至有數不盡的昆蟲在耳朵裡頭爬行的感覺。</p> <p>過了兩天，陪母親跑去做耳鏡檢查後，卻發現耳朵裡頭什麼都沒有，耳道、耳膜上甚至沒有任何一隻昆蟲黏在上頭，儘管外耳道確實有些發炎的情況。</p> <p>現實的一切都把結論導引到母親的臆想狀況上頭。而後，母親的情況並沒有逐漸轉好，依然不斷地出現了一些惱人的，甚至有些讓人不寒而慄的幻覺。一開始母親的幻覺中螞蟻只是爬向耳朵，後來也開始爬向了眼睛，鼻腔，情況每況愈下。</p> <p>最後母親被建議轉診去精神科。那時我和二姨陪母親一起去了精神部門，幸虧不遠，搭個電梯，就到了醫院樓上，那是我第一次見著精神科，其實並沒有想像中的迥異，相較於人聲雜亂的急診反倒是異常安靜，以前我的家住在一間大型醫院對面，所以住在附近的人會將醫院的精神科樓層記起來，十三樓。有時用到時是出於忌諱，有時用於黑色幽默。因為母親那時經常頭暈，所以當時是坐著輪椅，被我推進去的。進到精神科的母親的面色疲憊，像是遭遇了折磨。後來母親也確實因為嚴重的幻覺問題而住入了精神科。第一次住進精神科的母親似乎遭受了某種打擊，但無奈於恐怖的噩夢沒有散去，這樣的結局似乎也不可避免。我有時會想，假如是我，即便理性上理解是幻覺，感性上也沒辦法接受蜘蛛爬上大腿的畫面，數日來若是反覆折磨，恐怕也將積累不少負面情緒吧。</p> <p>當時我對精神疾病還不甚理解，就算聽說過，頂多也只僅知表面的一些皮毛。也是第一次見到患有精神疾病的人。比方說母親診間的隔壁，我們第一次和其他精神病患住在一起。一名清秀的女生總是很自然的在病床上梳著頭髮，如果不是穿著病服，身在此地，那人的模樣就像一個普通的學生，不像有病在身，更不像病入膏肓，需要長期住院的女孩子，但是過了十二個小時再去看，就會發覺，她依然重複著同樣的動作。</p> <p>仔細一想，對我來說母親也不像精神病患，母親就是母親，是從小教育我們長大的那個母親，她不過就是看見了幻覺罷了，可是我又想，如果是對於不是母親的其他人，我的思想恐怕就沒能那麼寬容。</p> <p>入院的下午，我開始在母親的病房邊整理行李，在我分心的期間，母親又從病床上醒來，我聽見瑣碎的聲音，把注意力拉了回來。她從床上起身，說幸好沒有螞蟻，她現在只要看到螞蟻就會精神不穩定。</p> <p>我從之前母親的狀況變嚴重時，就開始注意地板上的螞蟻。我以前從來沒有注意過螞蟻，後來我經常專注於一隻一隻把牠們踩死，當母親醒來的時候往地板一瞄見到的是屍體，就會理解牠們就不可能跑到我母親的耳朵裡面，精神也變得安穩一些。我說要看電視嗎？母親說她不敢去醫院的交誼廳，那裏很多人在吃東西，而且靠近倒廚餘垃圾的地方，有蟲子的機會就高，她已經產生了一些精神創傷。後來我向二姨借了一台平板來，和母親一起看網路上的新聞直播，母親吃著不太好入口的醫院餐，加上數日來未曾停止的折磨，表情不</p> | |

算好看。因為我們一直將新聞當成消遣，所以也對性質相似的報導開始感到疲乏。情殺，社會爭議，自殺的中年人，瀕臨絕種的動物群，往後接續的實驗動物爭議等等。我們百無聊賴地看著性質相似的事物每天上演，但也總比只有進食的生活好，一成不變的是讓人不禁對生活感到麻木的故事，但也許是我缺乏對生命的感性，我想起現在已經不在世上的姊姊，她不論哪一次都會為了別人的事情潸然淚下，拿起手帕擦拭衣角，每當見到生命的苦難，就像參加了喪禮一般的儀式感，姊姊相信人的生命將會在苦難和不幸中找到出口，然而在至今為止算不上漫長的生命中，我連為他人的不幸感到哀傷的能力都逐漸失去。

那時的母親似乎是因為舊疾復發又合併精神幻覺，引導出了脆弱的感性。反覆被幻覺折磨了兩個禮拜，沉默了許久才突然開口的母親，她的嘴唇微微顫抖，說出的話讓我毛骨悚然。

她說，我是不是被報復了呢？

母親以前不信宗教。但她的內心逐漸被影響而變得脆弱，也許才因此說出了不像她的話語。母親自從耳朵再度發炎後就不大喜歡說話，因為動到下顎的時候似乎就會牽動某個痛覺，所以說得有些吃力，她看著新聞，全身顫抖。她說牠們來了，我說誰來了，馬上又意會到，她惡夢中的生物。母親沒有說話，這次是無聲地顫抖，甚至也沒有尖叫，她只是像理解什麼一樣哭了起來。

「你不要再踩死牠們了。」

她對著我說。

我突然頓住，問說為什麼？

母親用力搖了搖頭，說這樣很殘忍，真的很殘忍。

二姨後來來看望的時候，非常溫柔而仔細地給媽媽蓋了被子。但把我牽到角落說話時，她對我小聲地說是因果報應。她說母親平常為人並不和善，還有些小心眼。二姨對我說你不要像她，要對別人多寬容，你母親平常待人苛刻，才會遭受這種懲罰。我訝異地看向二姨。二姨臉上是認真擔憂的神情，似乎並不覺得自己說的話有些冒犯，望向她手腕上的佛珠，我似乎也理解她真心確信所謂的因果報應的源處。二姨實在虔誠，所以虔誠讓她成為一個好人。

我說好，但虔誠的不是我。我安靜下來，聽二姨在母親的床邊念經，她說那聽起來像是被上身了，一定是沒有神明護體。二姨其實不喜歡母親，因為母親瞧不起神明。二姨說在他們參加的會裡，他們會一起念經。平常多行好事，來生會積福報。所以我在想也許這是他雖然不喜歡媽媽，但還是願意當好人的理由。我沒有干預她的想法，也沒有嘗試深入她的信仰，另一方面來說，我其實也想從不合理的生命中獲得救贖，也不認為這有什麼優劣之分。

身邊是二姨念經的聲音，我想起為死去的人祈福時敲木魚時的節奏。

叩。叩。叩。體感上的時間過得很慢很慢。

我大概是身邊只剩母親了，所以我其實討厭著總是在嫌棄母親，覺得母親的痛苦是報應的二姨，可是二姨替我繳學費，而且也很關心我。他們之間應該有很多很多嫌隙，所以我無從置喙，也沒有解開誤會或事實的意義。我在想，如果姊姊還在，她會全然接受我這種卑劣的人性嗎？如果在新聞中因為地震而被石頭壓死的人是殺人犯，她還會哭嗎？真的所有人的痛苦都值得被諒解嗎？這一切真的不是自我滿足嗎？一邊想著，我想我真的不懂大愛

是什麼，我只是覺得如果踩死了螞蟻母親就會獲得短暫的喘息空間。母親有的時候總會說姊姊的死是因為她的錯，她做錯了很多很多事情。我沒辦法諒解她的死，母親也沒辦法。

姊姊和同學一起出去玩時，因為跳下水救不小心落進河裡的同學而溺斃在河裡，救援隊最後救到了那名同學，卻沒救到姊姊。以前姊姊常常說，能夠為他人帶來幸福是種生命的喜悅。如果姊姊的靈魂還在，應該會對自己的所做所為迸發出前所未有的喜悅和感性，姊姊真的很奇怪。她不在乎作為人類時的外表，也不在乎錢和未來，因為她認為生命的盡頭就是一死，她就這樣拋下了我們，用她夢想中的模樣，但最後留給我們生命中的一個畫面是她泡浮腫了的屍體，在水中飄盪，飄盪。

有一陣子我在學習忘記姊姊，忘記被說心靈漂亮的姊姊，忘記她的溫柔，忘記不管再善良的人的皮囊泡在水裡也是會變皺，也是會浮腫。我好想相信有靈魂，因為這樣姊姊就沒有真正的醜陋過，我在某個地方見過這樣的影片：所有人在一個屏幕後面都變成骷髏頭在跳舞，美意是我們所有人脫下皮囊都是一樣的。可是反過來想，我們在現實中都不是骷髏頭，而且還活著。

媽媽的情況每日愈下，這讓日子越來越難過。因為我也得上學，也有日常事務要做，每個晚上我來到醫院，就見到媽媽的黑眼圈越來越深，身上也有一些劃痕，用指甲刮的，我請醫療人員幫我注意，但他們似乎也扛著其他有關於生命的沉重壓力，不可能24小時盯著同一個病患，我也不可能24小時盯著我母親，或者求她幻覺中的螞蟻輕饒過她。而且二姨好心支撐著我的經濟，我也不可能丟下學校的事務不管。

我替母親申請心理諮商，也陪她一起參與，但是她仍然繞不出來，固執地覺得那是報應。我不曉得為什麼會變成這樣，也許是因為她的大腦也被幻想中的螞蟻啃食了，理智不清，還是二姨的話語其實一直影響著她。我思索著，她曾經不想相信神，會不會是因為害怕報應？其實她比二姨更還害怕地獄十八層跟割舌頭的刑罰。

漫長的日子裡，我開始習慣母親的尖叫，習慣把她的頭抱在懷裡安撫。摀住她的眼睛跟她說這裡沒有任何的蟲，我重複說那是幻覺，那是幻覺，重複不下數十次。有的時候兩個人抱在一起就睡著了，還忘記了洗澡的義務。我是母親在這世界上唯一倚仗的人，這種被需要的感覺很好，有時也不覺得自己可憐。

直到某一天媽媽又發病了，我抱住她，但她今天特別歇斯底里，亂揮的手打了我好幾個巴掌，掙扎得太厲害了，我只好放開，改成抓住她的肩膀勸說。

「那些都是幻覺，你沒有做錯任何事情。」

「是因為我做錯了事！是因為我殺害了他們！」

媽媽再次尖叫起來，因為搔癢的感覺又重新湧上腦海，她只能抓，不停地抓，卻搔不到痛楚。太荒謬了，沒有人記得自己一生中踩死過多少螞蟻，就算真的是報復好了，螞蟻的靈魂爬回人世間的時候，根本就不記得七十億個人類之間的差別，或自己是被什麼給毀滅的，因為他們太渺小了。我想，媽媽以前不是這樣的，是生病以後才……

「不是，你會好起來的！你只是生病了！」

我站起來，我說沒有了，他們都死了！他們都死了！我的聲音略顯激動，我可以重複強調不存在的事情，但是活在幻覺裡的母親要怎麼辦呢？現實中的一切都有可能被改變，我可以踩死現實中任何一隻蟲子，但是我救不了幻覺裡的媽媽。

我看到媽媽從在病床上就開始掙扎，最後她掙扎到整個人摔在地上，又在地板上無助地揮舞著四肢，撓抓著自己的手臂，幻覺越來越嚴重了，蟲子好像沒有只到她的耳朵裡，而是到了她體內的每一條血管和心臟，她開始撓抓自己的手臂，抓到鮮血跟肉屑殘留在指甲裡

的地步，我拼命抓住她的手要掰開，被她用力推到地上，血一直滴，一直滴，我哭了出聲，不是因為那些幻覺，不是因為神明，只是單純因為荒唐。聽到聲音的護理師開門沖了進來，三四個人一起把她制伏住。

她一邊大哭一邊念著，你要尊敬生命。你要尊敬生命。你要尊敬生命。

對著我說一直說。

就像姊姊的屍體飄盪在水上的畫面一樣，在夢裡不斷重複，一而再，再而三。

當時我沒有聽進她的任何一句話，但我理解了另一件事。

如果她說這些是因為相信因果業報的話，她說的每個重複的句子都像我愛你一樣。

那個晚上之後，我有時會夢見螻蛄。當時的我渴望日有所思夜有所夢，渴望它們來找我復仇，渴望那不僅僅存在於夢中，這樣我說不定可以更貼近那個時候的母親。螻蛄爬上我的手指，然後鑽進我的口中，眼睛，指甲縫，肚臍，鼻腔，我想像它們啃咬著我的皮，然後希望我像他們一樣留下破爛的屍體。想起那天跟媽媽一起看的實驗動物新聞，我偶爾會想，我們只能用人類的認知去觸碰另一個生命的靈魂，不管是殘忍，還是人性，都是人定義出來的。是人的傷悲，人的不捨，人的道德觀，我幻想牠對我的殘忍也只是源自我自身製造的愧疚。在夢中，我的眼球還有眼淚被螻蛄搬出來，牠們鑽進我的大腦所有凹陷的迴路，把它啃食成平滑，牠們把我的內臟搬出來，和裡頭的養分一起就此渡過冬天。夢中復刻不了疼痛，但是依然還有完整的視野，我看著我自己變成其他生物的生命必需品，那景象很美，比生前要美得多。

最後我毫髮無傷地醒來時，我看著終於平穩睡著，但因為安全起見被束縛住四肢的媽媽，我想起死掉的姊姊，如果那個時候在河裡被魚給分食，那最終也是變回了骷髏頭。如果把生物分食掉的話，生命的重量在那一霎那間似乎傳給了別人。

我想著，如果有一天我會死，如果我把我從其他生命身上奪取的骨肉跟生殺大權還給了這個世界。如果因果報應是真的，如果福報真的有積分，如果合理性是可以被塑造的，如果這是一個所有人心服口服的世界，如果在死亡面前真的會有一個很符合人性的答案，那我們現在是不是就可以更幸福一點。

母親在承擔的噩夢，是有關於復仇的夢，寫下因果報應的人是真的相信，親眼見過，還是覺得這種概念可以塑造更美好的社會，而決定撒一個美好的謊言，不論如何，我希望母親不因此而感到痛苦，因為她在承受很多我不理解的事情，我想尊重這樣的母親。

據說螻蛄只能見得二維的視角，我不曉得牠們以如何的視角將我看進眼裡……雖然母親害怕，為了不再被報復，我也就不再殺螻蛄了，也許夢會就此停止，也許會繼續，如果這世界有神，好惡應當就是如此自然，才會讓死亡的方式跟時間都像是隨機抽取的樣本。

在治療的前期，因為感受太過真實，母親仍然無法接受那只是幻覺，醫生會固定讓母親使用精神安定劑，一開始似乎是因為母親一直處於焦躁的情緒狀況，而沒有得到解脫，到了中期則是越演越烈，最開始母親是尖叫的反應，因為她還想活下去，遇到就會害怕。後期她已經乏力，精神匱乏，但皮膚下頭一直有還是很癢的錯覺，所以她會不斷搔抓著，但幻覺就是幻覺，也不致死。

「那是我的報應。」

到最後她好像只會重複著這些話，看著醫院的窗外，彷彿變成失了神的提線木偶。幸好的植物是榕樹，沒有看起來將近枯萎，看起來仍然充滿生命的活力，我在母親旁邊一直說著學校發生了些什麼，看見她木然地點頭。我還是邊講邊笑，只是失去了母親一如往常微笑點頭的反饋，我笑著說，幸好我還算聰明，上課的東西聽一遍就懂了，二姨要是知道我考上很糟的高中，說不定會不想出錢，我讀得比她兒子要好這件事，她也不算太高興。幸好她還相信業報。我說，好像媽媽以前跑業績一樣，好人也要收集點數，做善事，來生才有福報。

也許是因為還有很多有趣的事情可以說，所以我就一直滔滔不絕地講一些外頭的故事給母親聽，也不感無聊，總認為不需要特別的反饋也沒關係。

我繼續說下去，你知道嗎？有件事真的很好笑……

「我想死了。」

因為母親突然脫口而出的一句話，我原先渴望侃侃而談的慾望被抑止，空氣突然凝結。我停下來頓了頓，又繼續說下去。說我最近看了一個很棒的漫畫。真的很棒，很獨特，是同學借給我的，很期待下一集。如果你病好了，我們可以一起看，而且外面的天空很美，很值得去外面晃晃。

最後我連聲音都漸漸沙啞起來，我的手在抖，拿不穩要給母親的水，我知道母親的精神已經不可能再回到最初。那些沙丁魚般群聚的螞蟻從未消失，但母親已經逐漸和他們一起在殘破的生命中融化。如果報仇有最終目的，應該是為了讓自身的靈魂可以感受到跟公正和自由接近一點點，母親已經用那份公正來裁定了自身。

我疑惑著，在母親無形的天秤下，螞蟻的死亡跟母親的死亡，會是同等的嗎？

我沒有再去掙扎，或求她為我留下來，雖然因為悲傷而感到心臟一陣一陣地抽痛，但我實在不忍母親繼續痛苦下去。第一次母親決定要去自殺的時候，我才十二歲，我抱住了因為失去姊姊，想要站上去椅子吊死的她，一把鼻涕一把眼淚地求她留下來。可能是因為我害怕失去撫養自己的人，可能是因為我覺得沒有她活下去這件事會變得艱難，我清楚知道那不是因為愛，因為十二歲的我只想到自己。

距母親發病嚴重的那次過了兩個月後，母親已經不再因為發病而尖叫傷害自己，醫生也多次考量下而拆除了對她的束縛，她的幻覺情形仍然很嚴重，需要持續用藥，她有時會因為痛苦而把自己的嘴唇咬破，我的擁抱對她來說也不再有任何安撫的用處，她已經走進自己的世界裡，那是一個以折磨她為樂的世界。

我沒辦法再多為她做什麼了。

如果這是她想要的，我想還給她在我十二歲時就應該實現的死亡。

一週後的早晨，那一週不論我說什麼，母親都沒有給我任何回答。我知道她心裡已經有答案，那天我沒有把昨天裝晚餐的大塑膠袋丟掉，而是假裝忘記收了才留在床邊。我想，她一定記得我們之前一起看的中年人自殺的新聞，她記得那個中年人是怎麼做的。

我一如既往地在被早晨照進來的陽光切開的影子底下站著，背著側肩背包對母親說我要去上學了，然後親吻她的臉頰，跟她說謝謝你給我的一切。

那是姊姊這輩子來不及感謝的。

後來母親終於如她所願。

二姨聽聞母親自殺的消息後來得很快，她從醫院的走廊上走來，從我的視角，能看見她脖子上的護身符在搖晃，搖晃。她說天啊。

啪。我的腦海中有燈光打開的聲響。如果人生的舞台上聚光燈，這個時候應該就打在二

姨的臉上，她戲劇性的語氣和浮誇的表情就像個三流演員。

二姨跑過來，一臉悲傷地給了我一個巨大的擁抱。

「可憐的孩子，你媽媽真的是對不起你。」

雖然我不喜歡二姨，可是當時她帶著同情的擁抱確實給了我一點安慰。

二姨很注重死後的儀式，當時她拿著佛珠對著母親已經被白布蓋住的屍體念著經，同時播放著音聲低沉的喪樂，坐在裏頭，用心聆聽，便有一種靈魂獲得昇華的錯覺。我記得她說過死了會有來生，來生當人是幸福的，自殺則萬萬不得，會墮入地獄，永世不得超生，諸如此類的不可知論，有的時候我覺得二姨的神真的很殘忍。可是人們如果相信公正，就是相信合理性，因為可以得到對應的反饋，於是選擇遵循規則，也不論正義跟善良是什麼，每個人心中都有評斷標準，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神。

我跟著唸起經來，垂下頭面對生命的逝去是一種禮貌，如果禮貌也算在福報內，多希望那些福報可以在死後的那個世界，讓我的母親能被溫柔以待。

最後一次取完母親的資料，交接屍體的安放資料，死亡證明書。人死掉的程序也很繁複，足夠花上一段時間。處理的遺產所有權是我跟二姨一起去辦的，我把直系關係人的名字填上。二姨說會出錢辦葬禮，可能不是很莊重的葬禮，但是人死了還是應該要有這樣的禮節。

「你媽媽當時是為了男人逃家的。」

說著要辦葬禮的二姨摸索著手上的玉環跟佛珠，語重心長地說。

「外公那晚因為太過生氣而意外導致心臟病復發猝死後，你媽更是不敢回那個家，沒有再和多少親戚聯絡，所以葬禮也不可能有多少人來。」

那是我第一次聽見母親的故事，我當時的表情也許並不意外，因為她看起來一直懷抱著愧疚，那之後的母親一直沒有原諒自己，所以面對二姨家裡的神明肖像時不願直視，討厭二姨信仰的神，也害怕報應。

離母親死去的日子越來越遙遠的現在，我看到真實世界裡的螻蛄時還是會不經意想起母親。二姨當時也許是覺得我很可憐，讓我不用擔心錢的問題，好好念書，好好做人，以後生活一定會有什麼起色的。處理完母親的事情，我也回到了生活的正軌。我之前很常患得患失，其實也一直沒有勇氣鼓勵母親解脫，我知道她其實不是現在才希望走向這種結局，但是她不說，我也就逃避了。後來我變得有勇氣面對她的終點，發現自己也沒那麼無法接受。花時間在課業之餘，我開始讀二姨給我的宗教書，試圖理解其他人眼中的世界，我想理解姊姊的，母親的，還有其他人信仰的世界，想知道母親在生命的盡頭，看見了什麼。

其實我並不覺得她們荒唐，而是真的很想去看母親跟二姨曾經看到的世界，壞人會被懲罰，好人會上天堂。被我踩死的螻蛄也許總有一天會來找我索取同樣的代價，毫不留情的把我啃食，然後榨取我身上的一切養分，可是牠們沒有。只是牠又代替牠死去的夥伴不斷出現在我的生命中，溫和地爬過我的指尖，看到時龐然巨物還是會害怕。有時我只是起了獵奇心態，用手指抹了抹牠們走過的路徑，牠們就會被我愚弄得暈頭撞向，忘記回去的路。

